

唐鑑音註

冬

加

第	部	之	部
一	部	二	部
昭	年	四	日
和	年	月	日
滋	賀	縣	立
立	晴	所	中
學	校		

冊 號



27
3
27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九

積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嘗與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

焉而及第者鄧朗覃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
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
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
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積紳皆曰誠如
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莘覆試四月
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
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
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
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其陵二部相

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

後黨錮傳序初

受學於其陵周福及郎帝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
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
隙由是其陵有南北部黨之譏因其流言
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
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譽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強禦陳仲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弟子宇倫
上言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
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誅謗朝廷疑亂風
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
告天下使同忿嫉遂收膺等其
辭連及陳寔之徒三百餘人

二十餘年

同上凡黨事始自其陵汝南成
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

年諸所蔓徃皆天下善士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

唐之朋黨始於

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

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由

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

忠諫以黜陟之而聽其有相傾軋以養成

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

唐本贊唐
自穆宗以

來八世而為宦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

僭濫刑罰交紛士之附命者不入於牛則

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

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

同上正直廢放邪
枉熾結海內布風

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
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實武劉淑陳蕃為二三
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
王暢劉祐魏明趙典朱寓為之八俊俊者

言其人之
俊英也厲名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斯

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

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

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

季士無操行操士高切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

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

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

有寵於帝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

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

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

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

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撓上聲又陛

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

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

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

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
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
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
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
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解
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

豸民詩在賢使能周

室中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

伐獫狁故其詩曰文而王之宣王之所與處者

武吉甫萬邦為憲同上侯誰在夫使文武之臣

張仲孝友也矣張仲孝友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

征伐文武見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

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

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

吉甫無以成其功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

以致中興者車攻詩宣王能內順治而外

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穆宗庸昏姦諂在

側相無詩小人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

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

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

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亦

勝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

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

道涿音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

一道媯音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

請除盧士攻為觀察使攻音弘靖先在河東

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

桀驁日久燕平聲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

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

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

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

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

唐鑑卷之二十九
匹然後別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翳旅京師至假旬衣食與日詰中書未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韋雍

輩多年以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及虜訪責吏卒誦呼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韋雍等推朱克融爲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倭魯性剛褊無

遠慮謂魏鎮各有兵恐闕事例不肯給弘
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
膏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
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武巾切賜成德軍
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
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
夜結牙兵謀於府署謀蘇到切殺弘正及幕僚元
從將吏并家屬二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

俊於崔植爲兵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
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爲魏博
節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
討庭湊帝自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
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乃議
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
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爲
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鎮魏與幽鎮本

唐鑑卷之十九
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
使史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
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軍大潰多歸
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諸
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如之何遂
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誠爲
魏博節度使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
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即位也兩河

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
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
限八人逃亡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
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
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
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
監陳三王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

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脇王將以罪歸之悉擇
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
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
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各反唯督令速戰中
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
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
度地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
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

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
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
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
亡不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
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
而并魏博失之并平聲或作併由宰相非其才也
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

之所繫

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

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曆二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且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

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

語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子曰中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其國獨有入也敬宗在童足以取亡

詩在童恣

行行而能不惑茲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

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
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群小暱盡質切善擊毬好手搏

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

令去聲召募力士呼切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

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息不遜輒配

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

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

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

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

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帝於室內劉克明

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

王悟勾當軍國事王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

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

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

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

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
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
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
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唐本傳威

望德業比於郭子儀出入外君弒而不

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討賊君立而不預謀官闈有變而外庭不
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為君耳且二日之

間而三易君王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

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

之勲德處之猶如此唐本傳韋處厚疏裴

備若位若廟委參決而况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為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

享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

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高宗五十有九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
 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
 怨肆高宗享國祖甲三十有三年同上其
 五十有九年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
 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同上自時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
 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
 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

可不知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九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

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

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

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

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

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

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
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
牆茲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
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
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
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屏音餅制侵凌
迫勝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
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

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
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孟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
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賢
良方正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
考官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
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
政抑之李邵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黃乞回
所授以旌黃直不報黃由是不得仕於朝終

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脇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蕢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歛

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

前劉向傳賢人在位則引其類

而聚之於朝

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

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

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蕢之直用之於諫

爭之職

爭去聲

糾正之任

糾與糾同

舉而寘之高

位則蕢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

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

塞天地

選班固賓戲聲

而身老巖穴卒不

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内

難溜音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者

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曷使天寶之末

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

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

肉者由聚於一官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

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

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

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

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

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

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

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

下夏商天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

禮夏之後宋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

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為他人侮

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

也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王室

根同姓喻枝葉蹙顛什也史諸侯年表高

祖子弟同姓而為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

國邑強本翰弱技葉前諸侯王表周封國

八日同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深固根本

為不可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

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實無

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

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

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

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

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閣門逢

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

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興等繫兩軍或斬李訓

...

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
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
擁賈餗舒元與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两市
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
門外梟許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
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
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
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

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脇天子
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欲除其偏

偏與驅同迫也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

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

有司書康誥元惡大愆正典刑而已矣詩大

雅尚有乃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

於陞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

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

史高祖紀今置將不

善一敗

社稷幾亡

幾僅也

非徒無益而愈

重禍

孟公孫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蓋自古不用君子而

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困以此其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王崇日李訓欲先誅宦官及復河湟意果而謀淺文宗以為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其露降含元殿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之宦人使無逃者會風動庶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因曰急矣既

扶輦入東閣捕訓黨千餘斬之宦豎等知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惧獨不語士良等憤怒屢欲廢帝乃於半夜置帝於一小殿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自是鬱鬱不樂至棄天下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

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設宴享聲伎盈庭未

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

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

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

每讀書恥為凡王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偏以清官闈

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闇於知人是以

取敗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唐本贊文宗恭儉文雅出

於天性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以其時君較

之身無過行行去聲孝身無擇行而主威益削國命

益微憤薄憂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

足以為政孟商妻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

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以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

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王墀對

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

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

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

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
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近見乎遠言行君子文宗欲立

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非常之功為高世之主前武紀詔蓋有非常

人孟公孫丑發而不中危辱如

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中去聲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

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

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

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

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

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

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

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

務荀王霸篇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

也職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失人主之職

是以治出于唐禮樂志三一代治出于政無多門

左傳晉苟非其才則退之而已矣不以小

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

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

本而後圖所以為治其能致會昌之功成

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二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

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

為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

回鶻鶻與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

潞國力不支許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

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
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
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
稱忠義有項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
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
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
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扈音戶累上表迫脇朝
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

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
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
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
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
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
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
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
委兩鎮攻之無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

唐鑑卷之二十一
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

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橐音高鞬居言切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

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而為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都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指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

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

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
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
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
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
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書仲虺
或治宮室書序好或開邊境或察臣
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

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爲天下害是以政日
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
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
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
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
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繫辭

動貞夫一者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領京邑翼翼四方之中也

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

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

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有行詐也何以禁

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

心愈勞盖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

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為以守

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

豈不約而易守哉揚君子簡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洛磁三州降下江切郭誼殺劉稹

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

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彌令下軍前者

日有三四字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

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

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

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
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
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
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
人聽監使取十人有衛有功隨例霑賞一樞
密皆以爲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
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
中出者彌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

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
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
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
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
之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
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
故彌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

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向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末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

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謀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息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以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一月

賤德裕為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為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

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

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

大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

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危亦極矣

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德裕一失

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

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

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

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

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公孫上

燕孰可以伐之為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

焉可以為難矣語十四克伐怨欲不行焉

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語衛靈公云

唐書卷之二十一

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彊記官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然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扶適細微以驚服其群臣

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

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

與其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

不知為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以為大故孟離婁惠而不

知為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

書堯典帝曰疇咨又曰咨四岳

舜典舜曰咨四岳

詢謀僉諧

書大禹謨詢謀僉同

而後用人

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去使

聲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前蕭

何傳何對呂后曰知臣莫若王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

御樓肆赦令狐絢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官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踈

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疆勉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一道荀解敝篇天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記王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

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寢遠異端競

起孟序異由秦漢以來乃有神僊服食不

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

帝求神仙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

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有太宗

至於武宗惑於方士唐本紀武宗躬受道

生王崇日方士云云趙歸真以術進德而

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未長生而反夭其

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

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

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

不足以語學矣而况可為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

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

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

因問問閣細事或談官中遊宴無所不至一

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

朕後日不得再相見乃起入官令狐綯謂人

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濡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

上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所以勤於

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實

防之如遇昏史遇待也惟恐其欺也拘之以

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
賢者不能有所設施自敏中令狐綯之徒
崇極將相持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
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矣

十二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温無寵

鄆音運居

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
以爲嗣爲其非久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
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

疽音十
余切

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

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
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
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
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
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有銀臺門出左軍副
使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
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

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
捉矣元實翼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帝已崩東首
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
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
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並去
聲仍更名漼更平聲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
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絢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語八可以託必

未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聖

人不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

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上年

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
群臣惟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使畫周公輔
成王朝諸侯賜光後上病篤光涕問曰如
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
立以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司馬
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受遺詔輔以三

日音密其可謂難也齊桓公定嗣於易牙
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

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官中空莫敢指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一月七日亥無詭立乃棺之又見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之

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

帝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亾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唐本紀贊

聽斷以察為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明無復仁息

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

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

自如也並上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

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
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
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書多云若宣宗
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二萬餘級
南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

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
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

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

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

孟公孫丑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

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戊五嶺

而陳項起秦遂以亡

前陳勝吳廣傳秦一世元年秋發閭左戊

漢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蕪大澤
卿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勝廣乃謀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乃入
據陳勝自立為王項謂項羽自立為西楚
霸王共攻秦間左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
左者一切發之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
揭陽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
越王趙佗傳言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
之會暑溼士卒大疲兵不能踰嶺慮音閭
溼古溼字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
放棄之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
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

越以為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定越地以
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帝卒罷珠崖
山南縣反博謀群臣賈捐之以為光武遣
宜葉珠崖救民飢饉乃罷珠崖
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
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
女子徵側反略嶺外十餘城便自立為王
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
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泊其難也
上與賊戰之斬徵側傳首洛陽
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

招懷之

唐馮盎傳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發江淮甲卒將討之

徵諫曰天下初定創業未復且王者兵不

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當懷之

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喻盎盎

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

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

唐南

蠻傳玄宗詔以兵定南詔揚國忠當國乃

調天下兵凡十萬使李宓討之涉海而疫

死宓敗於大和自是以後南詔盛彊至於

城死者什八

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

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

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鈺召兵

東行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

納京師者過半士卒鴈死亡命為盜可為

痛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

寇本於徐方之餘

上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

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兵連不解唐

遂以凶唐凶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唐

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

困海內大亂而因以凶矣夫蠻夷非能凶

中國也而中國之凶蠻夷常為之資是以

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怠邇恐征

伐不怠而變生於內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群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

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帶帝之音亦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亾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

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二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帝自備果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

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
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
誥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
德宗始委以禁兵唐宦者傳德宗懲艾僕
軍委宦者者王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
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文宗
以後天子由其所立唐本贊唐自穆宗以
來八世為宦官所立
者七君王崇曰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
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立宣宗王宗

實立懿宗劉行深立僖宗楊復恭立昭宗故其末流子孫至於
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
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
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
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
衆至數萬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
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塩為事巢善騎射

喜任俠任平聲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

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

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

不由暴賦重歛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書湯誓夏王率

邑有衆率怠弗恤日時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

又讎歛書微子降監商民用又讎歛召此

桀紂之所以亾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

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歛割剝復取鬻

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塩之盜商賈之事

行日商坐日賈賈音古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

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

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

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

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

三孤任少師少傅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

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

也史周紀王子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

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剖比于觀其心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

主蒙弱閹尹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遜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

其未得爲仁乎

十一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

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楊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

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揚寡見云先王

患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

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宜而况君爲聚

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

矣孟滕文公上有好故秦之末郡縣皆殺

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

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洞酌詩豈弟君子民之父夫為吏

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其愛君可知矣苟

使民疾吏如寇讐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

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

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

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

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

者皆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

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

諸內臣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求入

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

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
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
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
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
也疏入令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
遣人沉於墓顧津墓音麻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
臣僖宗播越幾於亡矣幾音機而諫爭之

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
能用也唐之將臣雖有忠賢亦未如之何
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
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王道天下而使
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于荒詩衛文公
者樂告以善道臣子多好善賢
善道也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記中庸天
得而治也易否卦上不可告語使
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

哉

二年六月羅渾肇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入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俘音孚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其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崐崗玉石俱焚天吏

逸德烈于猛火

書胤征火炎崐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

厥渠魁脅從圖治

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

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為俘馘而上不知之

其為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

虞王師也

虞度也

先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

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

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
縋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為全忠所
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
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
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
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
能陰狡禍賊狡音絞異日必為國患乞下詔削
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

凡從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寬
客切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
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為之辨曲直由是互
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

惡贍彼洛矣詩辨是非枉直語曰舉直使

人各當其所當去聲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

暴也分去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

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讐而赴
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
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
者黜之使征伐黜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
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
者而不問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
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疆弱有
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

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
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
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
爲疆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

越厥志

書秦誓云

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

書皋陶謨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王者之於天下懲勸

前賈誼傳慶賞

以勸善刑以懲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潛上疏以爲

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駱音洛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兵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凶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

言者唐凶之兆亦已著矣何必天變彗孛

之爲妖乎

彗孛妖星

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

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

孟離婁上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其國所以爲理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塩皆隸塩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如舊制令孜自無兩河權塩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

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覲藩鎮有不附
已者覲 廉坊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
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
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
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
榮爲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
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開君臣間音數令孜十
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

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
朝廷不罪朱全忠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
乃上言請討一鎮十一月戰於沙苑玫昌符
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
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
爲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皆
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難去書

曰怨不在大

書康誥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二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子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

丈切下同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

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

唐楊復恭

傳復恭定策立昭宗李茂貞上復恭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李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夫子也又見下卷昭宗紀夫立君以為天

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援立為功未有
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二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
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
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二鎮共除之乞朝
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
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
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
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
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二鎮共除之乞朝
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
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
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

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
黃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
入聞其作相相去聲私謂詔使曰使去聲張公
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
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
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七濬曰陛下
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疆臣此臣日夜所痛
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疆兵

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
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
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
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
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今兩河藩鎮
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
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
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

唐鑑卷之二十三
一
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侂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揆爲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訟寃制以孔緯爲荆南節度使濬爲兵鄂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月加

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

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

見上卷注朱全忠

欲殺之而朝廷不誥全忠與諸鎮一請討

克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

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

以爲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

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也譬如人有

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秦和扁鵲古之善醫者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信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

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擊辭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

不德厚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之至也

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

勿夫無功猶不可長也况其有功何以堪

乏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

復恭刑臣

宦人故曰刑臣

至與天子爲敵昭宗親

戰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

特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爲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

請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官室市肆燔

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

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奇相月餘可

致太平帝以爲然八月以朴爲左諫議大夫

同平章事朴爲入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
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廈之將顛扶其

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况所以扶而支

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

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聲明習國

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

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
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
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賣弄終為賊
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
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亾
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已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
用入如由已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

之臣孟子公孫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杜絕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諫爭路絕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
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
道弼景務脩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
不樂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
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
等謀廢立偓音握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

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官門不開季述
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
主上所爲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
殿廷召集百官使書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
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
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
殺帝見兵入驚臨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
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官家有事

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
陛下保順東官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
過何至於是后曰官家趣依軍容語官官扶
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搨畫地數
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
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師虔
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
得入帝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

唐鑑卷之二十三
寒嬪御公主王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
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爲太上皇
十一月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宋全忠許以唐
社稷輸之季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
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
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及弼周承誨
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
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
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挺所斃許
齊僊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
誨張彥弘爲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
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
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雙鳥疾之心窮治逆
黨以清官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將相並上去聲

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潘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自廢立爲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

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有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未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官中陰令調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譁訕胤滅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塩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遣

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
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有歸今不
速至必成罪人豈唯功爲他人所有且見征
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
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亾竄山谷
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
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
陽求傳禪音善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

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
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
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官城壬戌車駕至
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彌縣
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
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
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
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爲人所禍市中賣人肉

斤直錢百大肉直錢五百茂負儲待亦謁以
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
充用削漬松栝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
貞等會議與朱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
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
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
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負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

本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
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左右
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是夕又斬
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
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一人全忠使京
兆捕九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已巳入長安
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
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彌之

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十誅之止留
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
咸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官人
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
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
加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
貞而胤結朱全忠各倚彊藩以爲外援而

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
故胤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
唐室之亾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
禍豈不爲將來之永鑒哉

按舊本胤作胤
避太祖諱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四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
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
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
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遺書促百
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蒲路罵曰賊臣崔
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

幼穉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
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
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
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
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
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
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一月乙亥帝至陝全忠

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
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
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
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
復遣間使以綰詔告急于王建揚行密李克
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
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
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

遣官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
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寇彥卿曰
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
發陝癸卯帝憇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
亾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
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
殺之預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
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

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申辰車駕至洛
陽帝自離長安且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
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
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
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鬻中指流血玄暉具
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茂貞等移檄往
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
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

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
等夜叩官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
裴負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
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
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
走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
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玄

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負一弑逆宜立暉王祚
爲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
子柩前即位官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
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亾

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

不行史周紀平王在東遷于維邑避戎寇

楚秦晉始大歷數百年而不亾者亦以諸

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
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以僖昭之時惟
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
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
則諸鎮未敢窺唐也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張濬傳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豈得太原指非所有濬固爭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緝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

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罷濬司馬
光資治通鑑光曰昭宗始則張濬覆車於
平陽增李克用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
用跋扈之勢信外而不親有震王之勢而無朝廷之助
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
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
豈有不匹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爲朱全忠所弒年三十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
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
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
爲臧和王傳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爲太
常卿樞以爲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廷範以
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勲臣自有方鎮何藉

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
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二人皆罷五月
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
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
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
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
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乃貶
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刺史陸扆王溥趙崇

唐鑑卷之二十四
王贊皆爲司戶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有
進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
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辛巳
再貶樞損遠爲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
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
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
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有
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

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

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
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
力不能存唐必不亾唐而獨存也

並見言
行錄

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
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
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

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
下樓樞受賊旨已卒百官出長安東門昭
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
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
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
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
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
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

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
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
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
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
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
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
其誅鋤無所不止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
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曷使樞有存唐之

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及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為相去聲進不由其道矣孟文公惡不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離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

之士亦可以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嫉將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孟離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焚其尸令殷殷衡弒太后追廢為庶人斬璨於上東門孟離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離三代以

後盖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特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天子數年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身易一族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如梁朱温二王為後唐滅晉石敬瑭二王為契丹滅漢劉知遠二王為後周滅之類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書大禹謨云豈不

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

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

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

綏定厥家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

子一人以寧商俗靡靡利口以累聖人之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累去治猶如此累去甚矣汚俗之難變也自天

寶以後天寶玄宗年號燕趙魏不為唐有燕平聲下同

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

不及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政刑之所不加歷十

五歲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

不及政也其後梁之亾也始於魏莊宗之

亾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

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

於晉氏遂淪於左衽左衽蠻夷之俗豈非諸夏之

禮其亾有漸乎趙君一寇之間或逆或順

逝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

入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

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

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

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禪音善以楊涉為押傳

國寶使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

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

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伏節死義

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亾也其

宰相姦險趨利賣國與盜惟以傾覆宗社

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綬璽與人

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

疑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

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

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

無禮義廉恥之習歟前賈誼傳禮義何二三

百年之天下唐二百年九十年而無一忠義

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恥

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下梁梁封帝為濟
陰王明年為所弑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孟離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

而去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

入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

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

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

假仁者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

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代之以寬書微子

民以寬除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

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

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為二謂魏

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

及曹氏直為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瑤有

不可道也所可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道也言之醜也

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略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

高宗崩武后稱制號天后高宗贊武氏之亂唐之宗黨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人九以太宗之治遺德餘中脣享國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

日凌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

紀景雲元年八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
遺詔自立為皇太后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
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

天寶大亂唐室遂微
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巳亥祿山陷京師

七月庚辰肅宗以後無可稱者惟憲宗元次于蜀郡
和之政號為中興號其十五年凡唐之世

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
 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記大學欲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明明德於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而唐之
 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
 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偏迫也音善此其
 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
 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
 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

楊雄曰前漢楊雄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

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

有宋

太祖皇帝順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

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詩商繼以

太宗文治記祭義文王以為治

四宗守成大平百有餘年是豎詩太平之雖

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

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
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易家人卦夫
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孟其養民也仁其奉
已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
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
按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
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

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群生前董仲舒

德澤洋溢施于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

爲優夫唐事已如彼

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

今當何法不在

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

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書惟王子子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四孫孫永保民畢

東萊先生... 卷之二十四
 唐宗...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右唐鑑二十四卷開板

寬文九己酉歲五月朔日

書林 小松太郎兵衛 唐本屋清兵衛

